性理大中

序

孔孟而後濂洛關閩繼生大義微言晦而復顯乃歷世久遠統

緒易紛尤賴醇正篤
志之儒相與防維而
闡繹之勝國之初詔
諸詞臣纂脩性理大

全一書萃諸儒之精
義爲聖學之階梯其
有功於學者甚大也
予少有志於學披覽

是書多歷年所竊以
大全原編精微固多
榛蕪不少開卷之首
冠以太極諸儒之解

雜然繁興後學病之
思欲正其標準更其
次序俾原道盡性之
學止求簡易平實得

孔孟性近性善之本
旨合周程張朱體用
一源之緒言兼以融
會六經浸灌百氏一

切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刑律數之要次第而條列之庶幾粲然成章乎受職於

朝祿祿未遑顧常飫聞浙
中潛齋應先生著書
甚多於理學尤邃中
心嚮往者久甲子歲

奉

命撫浙下車以來每月之

吉集紳士耆艾而昜

之以希聖希賢通經

學古因周咨此邦之
文獻足以激頑勵俗
者衆咸推先生葢先
生長往已幾三年而

流風餘韻藹然被於
兩湖之間人思之不
忘如此遂檄有司祀
先生於其鄉訪其家

嗣詢求遺書其子禮
璧禮琮首以性理大
中一編進閱之裒然
如所夙願不禁喟然

曰學者至此洵不易
覯先生雖以布衣老
然天之畀之不可謂
不厚矣賢哲之生曠

世而一遇或功業炳蔚而文采未表於當世文采著矣而詞章無補於聖功即儒者

殷殷慕道所受之質未能醇和一言之偏貽誤後世使學者猶不能以無憾今先生

秉淑茂之資爲根本
之學於古今之名理
別其黑白索其精深
反覆再三必求無憾

而後已非所謂沛然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耶發明之功先

生任之表章之責豈
不在我爰捐俸授梓
俾世之志學者知正
宗之學在此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脩文德
以化成天下
翠華親臨於闕里式宮牆
而陳俎豆錄姬公濂

溪之後裔薄海內外
凛同文之治猗歟盛
哉葢三代以來未有
盛於今日者也醇儒

之生實應景運先生

曾膺

徵命以疾固辭他日

詔求海內遺編進列

睿覽知先生名山藏稿皆

足輔養

君德啓沃

聖聰何止石渠天祿增輝

一代著作之選已乎
其標正學而囊萬世
太平之業則以是書
基之矣因妄自附於

先生之桓譚而俟後

之君子論定焉

旹

康熙二十有五年歲次

丙寅仲春上浣

賜進士出身巡撫浙江等

處地方提督軍務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河

陽趙士麟拜撰

序

聖人之道集成於孔子而從孔子之門入者莫醇於宋儒蓋立誠立敬自吾夫子已推原於乾坤之卦而精一危微之旨始渙

然於三才之合一程子朱子由正學廢墜之餘精研其體用而大啓其關鑰於是知夫子之立說皆以乾道坤道定初學入德之方而循循以造於資始資生

之域通幽明之故而知晝夜之理不外於斯矣吾友應子嗣寅束髮勵行從事於立誠立敬者有年發憤著書以閑吾道所著性理大中一書首以醇儒歸之

濂洛關閩以爲道統絕續之所繫而黜揚子雲爲僭統王仲淹爲僞統黜二家則凡近二家者所必黜也僭則懼吾道之有桓文也僞則懼吾道之有莽操也

傳經之徒章句呻嗶似無足錄而所必存存傳經凡得聞聖人之言者皆聖人之徒也以用何伏鄭申毛戴馬左杜公穀諸公謂之知道則不可謂非聖門之

羽翼股肱則不可也言性言命而不棄雜儀言治已而不舍治道謂內則少儀即禮樂所由興而經濟則至道所存也若放廢典章而云老莊逃於空虛寂寞

而云証悟吾未見道之合也嗚呼於鬱而不明散而無統之餘而得應氏以整齊芟薙之嗣寅於吾道可謂功臣矣吾嘗與嗣寅述無極太極之傳私以象山

言不無儌快太過而以極爲中
未爲影響紫陽以太極同於一
物又云人所稟受至善之性即
所謂太極亦未爲融化太極之
說周子手授二程而二程秘不

示人豈亦待人自悟不容指示增擬議之見歟嗣寅往矣恨未及竟此論也尚憶癸亥之冬嗣寅初謝遺簡僅存于從其嗣君處假得是編寒宵永漏展卷太

息知吾友平生之志終當表見於世獨是道統盛衰吾學顯晦遲速之間實有默主之者此非其人不能彰闡之也自河陽王峰先生來撫茲浙述先儒明正

學次第而及於應子嗚呼不可謂非天也方躋之祀典尚其行也繼録遺書重其學也且詢其嗣人給以膏火俾勉卒父業思永其澤也嗚呼吾友著書之初

心雖不出此此及應子之竟得傳其學亦未始非著書之初心也從此洙泗之源淵濂洛關閩之統緒炳於日星矣譬之豐城舊鍔拭以華陰光彩煥煜他日有

詣國門而購鴻寶者有望氣而見耳書既成敬書其簡端以誌斯道之慶云

願圃同學弟顧豹文頓首拜撰

序

吾鄉聘君應潛齋先生研
精理學嘗著性理大中一
編藏於家先生既歿而河
陽王峰趙先生來撫吾浙

梓其遺書以詔後學屬不
佞弁一言予自少壯登
朝去里門幾三十年不獲親承
謦欬今者徒執筆而序其
遺書不已恧乎竊聞之春

秋以上祗一儒之名諄諄
辨義利分君子小人以爲
取舍漢興龍門氏作尊孔
子爲世家別弟子爲列傳
由此而有儒林有文苑作

史者歷代因之至宋史而始立道學一門不佞遠俯仰數千百年而知道學接續之幾正世運汙隆人心顯晦所倚伏也道統淵源

師承有自統衰於秦東西
漢繼之隱於魏晉漫滅於
南北朝一綫之緒唐繼之
閱五代而統幾絕矣至宋
而始大闡之嗚呼道由儒

而顯儒必因道而傳闗閩濂洛生千百年之後比肩接踵以嗣以續直接孔子之眞傳而儒學遂振興於天下先生上自孔子下及

諸儒辨晰幾微參訂同異
知有宋以前幸存而不絕
者爲何人之功有宋以後
歷元而明傳而弗失者爲
何人之力殫數十年之精

力以成是書其間體用兼該精粗合一使聖賢精義微言燦然日星麗而江河流固非章句小儒所能窺其堂奧也其日性理大中

者何蓋人秉是性卽具是理先儒有言性卽理也學者苟能窮理盡性自一身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凡夫日月五行之所以

序君臣父子夫婦之所以定位師田學校禮樂律曆之所以修明莫不條貫羣然經緯畢具達而在上知以此治世則治不以此治

世則亂窮而在下知以此治身則吉不以此治身則凶是即修道立教無過不及之旨所謂大中也先生又曰孔子立教如是鉤深

致遠人自爲書又曰學術
一則治道一治道二則入
心一堪與玉峯先生敬一
一編互相發明其有裨來
學詎淺鮮哉先生著述等

身他未刻書尚多悉藏於
其家子禮璧禮琮類能世
其家學云
康熙二十五年歲次丙寅四
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日講官翰林院侍
講學士同里後學邰遠平
戒菴氏拜譔

性理大中參閱定本姓氏

湯　斌潛菴父 睢陽　孫枝蔚豹人父 三原

林雲銘西仲父 晉江　顏光敏脩來父 曲阜

徐乾學健菴父 崑山　徐秉義果亭父 崑山

秦松齡對巖父 梁溪　許三禮典三父 天中

程　汲西郇父 新安　顧祖禹景范父 梁溪

魏　禮和公父 寧都　嚴繩孫蓀友父 梁溪

汪　楫舟次父 江都　潘　耒稼堂父 松陵

陸隴其稼書父 當湖　徐嘉炎勝力父 秀水

陳錫嘏介眉父 甬上　毛際可會侯父 遂安

方象瑛渭仁父 遂安　仇兆鰲滄柱父 甬上

王鐸爾公父 慈溪　蔡方炳九霞父 古吳

宋蓳豫菴父 新安　趙衍聲遠父 東陽

張右民用霖父 仁和　闕鍵蕉麓父 錢塘

楊鼐靖調父 仁和　汪澂若千父 仁和

張允焰伏生父 仁和　陸堦梯霞父 仁和

顧豹文且菴父 仁和　邵遠平戒菴父 仁和

徐旭齡敬菴父 仁和　陳戢天袚父 仁和

吳山濤岱觀父 禹航 丁文策叔范父 錢塘

丁澎药園父 仁和 王嗣槐仲昭父 錢塘

毛先舒稚黃父 仁和 顧豹文令威父 仁和

彭兆聲駿聞父 仁和 吳任臣志伊父 錢塘

陳晉則康侯父 武水 馬天閑鳴九父 錢塘

沈晉垣亮宸父 仁和 陳易潮生父 海昌

許全可欲爾父 海昌 施相贊伯父 錢塘

陸嘉淑冰脩父 錢塘 秦雲爽定叟父 仁和

沈峻曾開先父 仁和 吳農祥慶伯父 海昌

陸次雲雲士父 錢塘 林 璐鹿菴父 仁和

嚴曾榘柱峯父 餘杭 吳震方青壇父 石門

翁世庸東山父 錢塘 汪 霦東川父 錢塘

徐林鴻寶名父 錢塘 董宗原老泉父 餘杭

顧自俊秀升父 錢塘 俞 森存齋父 錢塘

沈蘭彧方穫父 錢塘 張孔昭天名父 餘杭

朱錫丸膽生父 錢塘 于蕃淳文起父 錢塘

陳 康吉雲父 錢塘 沈 璿大音父 歸安

邱廷豫潛長父 仁和 孫浣思嘉客父 仁和

性理大中較閱姓氏

沈佳　潘蔭繁　戴圖業　淩嘉印

沈楷　郁志文　羅曉　姚淶

嚴樽　趙承烈　吳先舒　吳正名

項景襄　邵方平　顧永年　王士華

馬浩持　顧之瑀　陳季方　翁世衡

汪煜　顧之珩　沈士菁　翁嵩年

顧之璿　章撫功　關仙圖　馮景

邵聲遠　姚弘任　陳正宸　沈士則

祁錫蕃　王丹林　諸殿觀　馮昌言

張穎韓　嚴曾槷　項　灝　沈穎錫

陳曾蘞　吳　衮　沈鏞錫　陸　寅

陸　豐　顧之璣　祁錫榮　吳　容

項　溶　陸正夫　張穎荀　陳調元

湯右曾　洪　昇　章藻功　張霈生

徐　珩　陳宗聖　趙爲章　陸繁條

倪　璠　馮遵京　項　湛　俞時耀

柴世疆　張士驥　沈誕登　關　嵩

馮乾元　沈毅中　吳卜雄　沈瓚錫
沈彤錫　葛殿楨　錢俊發　屠樹聲
俞美英　孫孝楨　馮治　陳恂
顧之珣　顧之瑛　項泓　周紹賢
朱式曾　吳及旹　馮瀛　張方仲
王茂芳　薛大智　倪瑞錫　岑之仁
查承恩　朱尚德　姚廷愷　汪璽
胡槐　胡淇　顧之琇　翁介然
陳曾蕃　萬經　顧之珽　嚴啓燿

毛熊臣　柴世堂　徐克堅　陸咸冠
項淞　黃應甲　王澄　許奎登
林源　俞查軾　吳也魯　汪璿杲
陳虞存　許謝樹　陳堯相　孫嗣增埈
謝永錫　吳愈弘　汪爲光　薛大成儒
吳磊　趙正枚　朱銑　吳棻坤
潘洪　徐英　沈度　張琨奏
邵錫周　洪鰲　邵維之　沈晉恒錫
弟允謙　甥郁源　姪一夔　甥孫經

性理大中原序

予生於東南之偏而得性近中自二三歲時即知讓食為父母所稱不幸少長適當邦國殄瘁之際風俗以詆嘲相尚言道學者輒為厲禁所謂河魚不得明目雖繩尺自守不敢放言畸行為決裂名教之戎首然倀倀乎如無相之瞽將十年所使本明之性寖微寖滅不絕如綫流離患難遭逢鞠凶而後此心瑩然哉生猶於存亡之介堅壁相持又四三年方始稍定思予少時本業文字因及性理一書自視其才有不

止於可文已者其後因循怠廢在己既不篤於親師取友亦未有苦口之朋以此事相責成幸其所以迷而知警顚而復與惶懼驅策於胸中而不敢即安於小人者皆以此書為之始然以家貧寡書即此書亦未免假之於友人而未有藏本庚寅歲羅生曉從予遊年十有四聞予所誦性理之說而好之即與往市於坊間則見小說時文蔚然徧列而此書無有也走十里始得之於故書肆中予喜甚攜歸日點次數章以曉與朱生弘正年學相及使偕肄焉嘗謂性理一

書頗易明了但當時輯書諸儒不以平易之說人道之常先之爲教而冠以太極一圖又諸儒之解繁然雜出使有志者困於榛蕪無志者堅其怠厭心頗病之意欲更其篇籍刪其繁支訂以已意補其闕略而病耗之餘獨力難就間與同齋諸子論列及之諸子欣然各任校錄之責不數月此書遂成戴生圖業錢生濟蕭生觀燾程生泰賡咸與力焉而曉與弘正之力尤多蓋自是而原道繫統讀書明性主敬窮理脩已治人之序粲然可術也噫此書之繫亦重矣或以

學識寡陋妄行脩改爲罪者亦不敢辭其責倘或後之人有取焉而以爲小有裨於天下後世則諸子之功也抑亦又有望焉古之著書非獨爲人而已懼方寸之地出此入彼不得不假至言以脩心而作善成朋方能有立若出入交游左右省覽皆非正言正事欲立志則莫與開發欲致知則莫與講明欲力行則莫與輔翼祇恃此惺然一心力戰於羣靡積晦之中吾知其難也方今兵荒接軫天之方怒重以疾威豈非以存心養性事天者鮮其人乎嘗怪伊尹以有莘

匹夫思天下之大有一人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而納之溝中立心疑爲太遠以今推之天下之失治
實儒者之責也朱子有言兩軍相當站定者勝程子
有言一德立而百善從之今吾與諸子生於末俗猶
築塘海濱雖積土成山不難波蕩必用生鐵灌爲基
址務令潮汐日至此此基不搖則從此以往次第加功
總非難事謹言語愼威儀近者德遠燕朋立心之方
無逾此矣錢塘應撝謙原序

重訂性理大中序

天下之人材至難得也天生蒕姓而其中有明睿者出焉天必不使之豐衣厚食以豢養終其世而已必從而艱難之成就之蓋人稟陰陽之氣有嗜欲之性不能無流不能無亢必歷諸艱而其德始固所謂五行以剋相成者是也君子信其在已者知其在天者不敢棄而爇之兢兢思所以自成既以體諸已又以推諸物在上則治人在下則教人行則見諸事藏則傳諸書此君子所以事天而盡已之職也世或不求

其實而欲以著述徼名於後故言愈多而愈離於道且不得與草木之秀競一時之榮亦可哀已善學者不然本身徵民而憂世覺人之心貫乎金石因心之誠而時發焉垂爲訓典在時則如耒耜陶冶之切於用出乎一室之中而事功之應極乎天地非苟而已也乃不知者則以君子之矻矻窮年與好名之士同類而譏之謂語言文字徒紛紜耳吾人若畏此譏將閉目危坐以遺長日任生心害政之言徧行海內方稱爲己之學哉農耕於野官勤於朝商賈臚於市爲

士者脩身束行不敢荒怠述前謨開來學不問世之知不知學之傳不傳而天壽不貳此所以事天而盡己之職也又何恤乎人言性理大全一書永樂間諸儒所輯先賢之格論予向者館華藏寺不揣曾脩敘之顏爲大中尚有闕畧焉越六年初遷臨平閒居無事手訂成書以爲聖人之道從是以入必可達也後復二十六年歲有增攺庶少遺缺抑予又有懼焉陽明王氏有言世之學者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辦於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

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道遂廢旨哉乎其言之也讀是書者其念天之所以與我而艱難成就之毋徒能言其略而爲陽明氏所痛哉康熙辛酉仲春錢塘應撝謙謹序

性理大中凡例

一向欲以語錄曉初學因其所有唯主刪耳而衆理未備不得已有增入者

一此書專明性理竊謂先儒以理釋性疑有未盡不揣愚鄙妄有辨析借踰雖極然此理或明當有小補

一此書所述起自濂洛然自聖學失傳之後開闢洪荒豈無所自所以有道統之序然嘉言自漢唐以來累累而有不敢攙入以亂舊例

一舊集止載宋元諸儒重挍時增入文清文成二語蓋文清乃朱學之守成文成崛起間有異同本傳備論以俟折衷

一原集程子語多從刪改今從程子遺書訂定朱子說性理中載者大旨最詳略從朱子大全爲之增刪有小不備者不復求詳也

一諸書唯通書全載正蒙經世書節錄文公家禮及易學啓蒙及蔡氏律呂新書皆可自成一書單行於世若蔡氏洪範數則槩之可也

一先儒詩學本非所長今不具載錄其一二係學問
者

性理大中引載先儒姓氏

昌黎韓子 愈 退之 文公　濂溪周子 惇頤 茂叔 元公

明道程子 顥 伯淳 純公　伊川程子 頤 正叔 正公

康節邵子 雍 堯夫　橫渠張子 載 子厚 明公

魏公韓氏 琦 稚圭 忠獻　安定胡氏 瑗 翼之

涑水司馬氏 光 君實 文正　山谷黃氏 庭堅 魯直

滎陽呂氏 希哲 原明　元城劉氏 安世 器之

廣平游氏 酢 定夫　上蔡謝氏 良佐 顯道

常山劉氏 絢 質夫　緱山李氏 籲 端伯

藍田呂氏 大忠 晉伯　藍田呂氏 大臨 與叔

京兆呂氏 大鈞 和叔　武功蘇氏 昞 季明

龜山楊氏 時 中立 文肅　河東侯氏 仲良 師聖

壽安張氏 繹 思叔　和靖尹氏 焞 彥明

華陽范氏 祖禹 淳甫　河間劉氏 立之 安禮

永嘉劉氏 安節 元承　河南朱氏 光庭 公掞

東平馬氏 伸 時中　陳氏 瓘 瑩中 忠肅

河間邢氏 恕 和叔　武夷胡氏 安國 康侯 文定

致堂胡氏 寅 明仲　五峰胡氏 宏 仁仲

豫章羅氏 從彥 仲素

延平李氏 侗 愿中 文靖

考亭朱子 熹 仲晦 文公

樂菴李氏 衡 彥平

南軒張氏 栻 敬夫 宣公

象山陸氏 九淵 子靜 文安

東萊呂氏 祖謙 伯恭 成公

勉齋黄氏 幹 直卿

西山蔡氏 元定 季通 文節

九峰蔡氏 沈 仲默

北溪陳氏 淳 安卿

果齋李氏 方子 正叔

潛室陳氏 埴 器之

范陽張氏 九成 子韶

西山眞氏 德秀 景元 文忠

李氏 燔 敬子

鶴山魏氏 華父 了翁

雙峰饒氏 魯 仲元

秦溪楊氏 復　　李氏 士英 幼青

鄱陽馬氏 端臨　　魯齋許子 衡 平仲 文正

臨川吳氏 澄 幼淸　　李氏 希濂

郃菴虞氏 集 伯生　　古洲馬氏

陳氏 剛　　敬軒薛子 瑄 伯溫 文淸

陽明王子 守仁 伯安 文成

補遺

范氏 仲淹 希文 文正　　盱江李氏 覯 太伯

王氏 蘋 信伯

性理大中目次

諸儒以死守之則後人雖欲學道亦安知乎
考其源流畧存姓氏

歷代道統

奉夫子之道者代必有人心有純雜斯治有
汙隆心有眞僞斯治有邪正心有存亡斯治
有絕續作歷代道統

卷之三

儒紀一　周子　明道程子

醇儒之生斷自濂洛今性理所載止有論列

不存事實使後學不知其人何繇仰法述儒紀

卷之九

論志學　論進學　論爲學之要　論爲學之方　知行　致知　力行　求師

卷之十

性命　心　情　志　意　思　才

先性先命欲人知所受於天也次心欲人全所受於已也曰情曰志曰意曰思曰才皆心性之所出也

卷之十一

仁 仁義禮智 誠 信 忠 恕 道 理

德 中

凡諸道德之名論其本然者如此明其體而

後功用加焉

卷之十二

人倫

五常之德具於心五常之典交於外入道之

要也知此而加功者不謬矣

存心 養性

文公家禮自成一書今不編入止取司馬氏

居家雜儀備正家之法

卷之十五

鄉約

由家及鄉孔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

也

卷之十六

君道　君德　聖學　儲嗣

四者治之本也成君德行君道舍學何以哉

史學所以暢經之枝也

卷之二十六

科舉之學　文學　詩學　字學

科舉之學所以明經術觀心術也文也詩也字也皆藝也而道亦寓焉溺之皆累也

卷之二十七

諸儒　諸子

卷之二十八

太極圖說見前　通書附拙賦　西銘　正蒙粹語

皇極經世書粹語附觀易觀物詩二首

數書皆諸大儒之微言也非學者所易曉故後之欲其先明語錄而深玩成書也

性理大中卷之一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道統

孔子　以周之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生於魯昌平鄉陬邑。

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又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

易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

乎。

撝謙曰。乾六爻文言。皆夫子自道也。○聖人人倫之規矩也。使孔子生而爲君。則爲下之極亡矣。使孔子生而爲民。則爲上之極亡矣。潛見惕躍飛亢。時乘以御天。聖人人倫之規矩也。

繫辭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又曰無可無不可。又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鄉黨敘孔子之言行。其篇終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又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又曰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自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革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

撝謙按天地之生恃人道之立人道之立恃五德之明於天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殺一不辜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無等不讓非禮也去是就非非智也言行欺其心非信也五者一不明則亂自此生矣故夫子之道惟敬明此五者以此爲心以此爲行以此爲言守先待後確乎其不可拔允執其中以立天地之心而人心恃以不亡故其道無定位無專氣無成名而無用之用其用用乃大

顏子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顏子默識。曾子篤信。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功夫否。朱子曰然。○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

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迹

撝謙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可以見顏子之志博文約禮可以知顏子用功之方得一善拳拳服膺三月不違見顏子之仁聞一知十見顏子之智語之不惰見顏子之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見顏子之省克不違如愚見顏子之沉默欲罷不能見顏子之樂去聲學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見顏子之下問有若無實若虛無伐善無施勞見顏子之

廣大。不遷怒。犯而不校。見顏子之純和。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見顏子之無欲。子在回何敢死。見顏子之慎。莫容何病。見顏子之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見顏子之權。觀夫子語以爲邦。見顏子之略。即其所至。直可儗於堯舜。有爲者亦若是。聖人實不妄言。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个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

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个誠篤。

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史記年譜恐不可信。以論語證之一貫之唯門人不知而曾子獨知之若少年如此乃大敏非魯也故朱子註以為真積力久之後

又曰。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同心。

楊謙曰。曾子之質本魯。然其學慎獨省身。主忠

行恕容貌顏色辭氣嚴實持循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篤信聖傳體受歸全故一貫之旨唯曾子得之然觀其慕顏子之若無若虛嫌子張之堂堂責子夏之疑於夫子則又切已小心絕無矜張之態真學者入德之門也

子思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唯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如此剛毅孟子也如此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

湊合得著。惟是這等剛毅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何等剛毅。

擕謙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其學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地。闇然自脩。使性情一歸中和。至於語化行之際。無聲無臭。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則非夫子未足當此。恐尚為造道之微言。而未必身底其域。然亦可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矣。

孟子

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

莫不有書。惟孟軻氏之傳得其宗。

撝謙按孔子後伯魚卒。子思已長。而孟子稱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則疑不能相及。史記稱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爲確也。

程子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横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强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朱子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撝謙曰。孟子以性善爲本。以仁義爲綱。以知言養氣爲學。以推心行政爲用。以救世爲心。其功莫大於尊崇孔子。貴王賤霸。尚義闢利。距楊墨。辨告子陳仲子許行子莫鄉愿之非。表章大舜禹稷顏曾子思之微。正癰疽寺人割烹自鬻之謬。其言如日用之需。纖微不可缺失。舉後世之所爲邪說誣民。害於聖道者。莫不朕兆於戰國之時。以見正於孟子。眞聖門之鷹揚大道之屛捍。或疑其英氣害事。不知炎酷之後。不繼以秋

霜毒螫何由而歛。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撝謙曰。虛而不盈。藏而未發。顏子。冬之中德也。乾元統天。忠恕貫道。曾子。春之中德也。體中明性。品物咸章。子思。夏之中德也。衛義闢利。正性立命。孟子。秋之中德也。原其始。則顏子以啓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德行諸賢

閔子

西山眞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有子

撝謙曰。論語次章。即載有子之言。第四章。即載曾子之言。可見聖門最重有子。而子夏子游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疑若有西河之罪。然觀

孟子載有子推尊孔子之言可謂至矣豈三子之識自不足乎

冉伯牛

冉仲弓

㧑謙曰伯牛言行無可攷見然觀論語載之德行孟子稱其具體而將死之際夫子惜之亞於顏淵必有異於諸賢者矣仲弓之賢夫子許以南面今觀其從事於敬恕行簡而言不佞可使南面之由不在是乎

諸賢

子貢

程子明曰。子貢之智。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㩉謙按夫子但謂子貢不如顏淵。而又發之以一貫。則其識之明。斂殆非諸賢所及。其言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而孟子信之。豈易至乎。

子路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何如。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會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

○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

子羔

家語載子貢曰。自見孔子。出入於戸。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

子夏

朱子曰。子夏是个謹守規矩嚴毅的人。

子游

朱子曰。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攷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攷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一莞爾而笑。則其與之

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嘗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耶

子張

問聖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朱子曰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个務外的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个好勇的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的話而

今學者閒時都會說道理當何如。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閒時所說者。

曾點名晳

朱子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

子賤姓宓名不齊

南容名适又名縚諡敬叔

公西華名赤

冉有名求

攜謙按論語於門人多稱字。於冉有聚斂。獨削其姓字。直稱求也。以示鳴鼓之意。於自譏不足。則稱冉求。至爲友毋請粟。則進而稱子。其例嚴矣。

漆雕開

程子。漆雕開已見大意。

澹臺子羽名滅明

原思名憲

宰我名予

樊遲名須

公冶子長名長

司馬牛名耕

陳子禽名亢

巫馬子期名期

顏路名繇

琴張名牢

牧皮

申子周名棖史作申黨先儒以棖或誤為棠而又誤為黨

以上諸賢俱見四書除子思孟子而外共三十人

商子木名瞿

公良子正名儒

梁叔魚名鱣

公皙季次名哀

冉子魯名儒

顏子柳名幸

伯子析名虔

公孫子石名龍

曹子循名卹

秦丕茲名商

顏子驕名高

叔仲子期名會

孔子蔑名弗（家語作孔子兄孟皮之子史記注名忠）

以上諸賢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史記

家語云又共十三人

秦子南名祖

奚子晳名容葴卽點字

公祖子之名句茲

廉子庸名潔

公西子上名輿如

罕父子索名黑

公西子上名葴

壤子徒名駟赤

冉子產名季

薛子徒名邦史記誤薛作鄭又避漢高祖諱改邦爲國見家語註今惟從祀鄭國

后子里名處

左子行名人郢

狄子晳名黑

商子季名澤

任子選名不齊

榮子祺名祈

顔子聲名噲

原子藉名亢

公子中名堅定

秦子之名非

燕子思名伋及門既有名伋字思。夫子恐無復名字其孫之理。此有誤無疑。家語伋作級。

公子棄名夏首

句子彊名井彊

步子車名叔棄

石子明名作蜀

邽子斂名選

施子恒名之常

樂子聲名欬

顏子叔名之僕

漆雕子歛名哆

懸子祺名成

顏子襄名祖

鄡子家名單

秦開名冉

顏冉名何

漆雕徒父

自秦子南以下。共三十六人。其行事無攷。見史

記。

懸子象名亶

右一人見家語。

自四配外孔子弟子共七十八人。不應七十二賢之數。如公孫龍。則戰國時爲三耳之辨者。觀其與孔穿辯論。必不及門於孔子。或別是一人耶。至其甚者。公伯寮愬子路。致景伯有肆市之憤。孔子與道廢之歎。而太史公猶置之諸賢之列。則其中自不免有誤也。問懿子受業明見於

論語及左傳。而史記及家語所傳七十子之列不與焉。豈不與身通六藝之數耶。撝謙曰。昭公伐季氏。使郈昭伯逆懿子。懿子執而殺之南門之西。不臣之罪。理當誅絕。孔子但以其為宗國之大夫。弗可絕耳。其可與七十子同類而道耶。冉求聚斂。尚在鳴鼓之攻。懿子之非徒。不問可知也。○夫子默行人道。當時知者鮮矣。然子禽之流。以子貢賢於仲尼。而子貢以為何敢望回。顏子無言不說。而聖門有疑夫子之教者乎。顏

子有若無實若虛而有敢伐善於聖門者乎子曰吾得回也而門人益親有以也聖門之勇無若子路於見南子則不說欲往公山則不說未嘗稍寬於夫子自曾子以下皆畏之有敢戲侮於聖門者乎子曰吾得由也而惡言不入於耳有以也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聞子羔將爲成宰乃爲之衰有敢惰行於聖門者乎衆星拱而北辰可以無爲矣